

續傳燈錄卷第十

合十

大鑑下第十二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九人

芙蓉道楷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洞山雲禪師

福應文禪師

合十

龍蟠曇廣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光化祥禪師

普賢標禪師

延洪善禪師

果侍者已上四人無錄

玉泉皓禪師法嗣二人

林溪文慶禪師見錄

北禪希肇禪師無錄

夾山遵禪師法嗣一人

癸

癸

佛印元禪師法嗣二十人

福昌知信禪師見錄

癸

慶善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翠巖惠空禪師

密巖德溥禪師

雲居仲和禪師

同安幻宗禪師

龍興居嶽禪師

萬杉子章禪師

鷲湖德延禪師已上十二人見錄

文殊道用禪師

龜峰祖庶禪師

安國以愉禪師

東禪圓同禪師

北塔惠珂禪師

香巖開禪師

大別宗禪師

雲居思文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廣因要禪師法嗣二人

妙峰如璨禪師

見錄

鹽山合知禪師

無錄

智海逸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黃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

發判劉經臣居士

薦福重言禪師

白雲放禪師

興福智正禪師

薦福嚴禪師

鳳山世如禪師

雙峯弼禪師

幽岩覺禪師

見錄

支提隆禪師法嗣三人

靈隱玄本禪師

見錄

支提文翰禪師

靈隱玄順菴主

見錄

淨土惟素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惟政禪師

見錄

寶林殊禪師法嗣一人

寶林用明禪師

見錄

東山宗禪師法嗣一人

定峰曉宣禪師

法昌遇禪師法嗣三人

五峯密禪師

大和山主

慧日和尚

見錄

興化銑禪師法嗣三人

南堽以謂禪師

花樂常選禪師

崇壽坊禪師

見錄

圓通訥禪師法嗣三人

興國智昱禪師

四祖逸禪師

三祖文銑禪師註三人

淨衆先禪師法嗣一人

陰福紹珍禪師無錄

瑞鹿安禪師法嗣二人

瑞鹿蘊仁禪師

姚叢通判註三人無錄

般若塔禪師法嗣一人

般若隆一禪師無錄

瑞鹿先禪師法嗣一人

瑞鹿如畫禪師無錄

智者肯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紹忠禪師無錄

雙林已禪師法嗣一人

楓橋來禪師無錄

竹園顯禪師法嗣二人

廣安牛心道軫禪師

香水守真禪師註三人無錄

大乘遵禪師法嗣四人

龍山景靜禪師

雙池寵禪師

竹林用淳禪師

智門智常禪師註三人無錄

益首壑法嗣一人

李林宗中書無錄

授子青禪師法嗣合十

合十

三

芙蓉道楷禪師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為人剛勁孤硬自共少時即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遊京師藉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青曰汝道案中天子敕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禹

之青以拂子搥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措悟旨於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來措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措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什麼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從青遊園青以拄杖付措曰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着青曰卵生日成生月措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

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殷勤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沂閒居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為之勸請洞上之風大振西北崇寧三年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措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措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祗候諱禩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時焚香陞

座仰祝聖壽記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
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
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
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
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
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飭詞
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闕六以
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措確然
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
措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
措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
免罪謹措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謫乎

合十

四

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絰袿編管緇州都城道
俗見者流涕措氣色開暇至緇州僦屋而居
學者益親明年冬勅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
中數百人環繞坐卧措慮揭乃日各食粥一
盃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
冬勅賜所居菴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
日無疾而歿先駕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
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
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措在大陽
青華嚴遺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授付之措
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還澗東歿於雙林
小寺今取以還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措

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
 唱不于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
 善財叅空生也解通消息花兩品前為不嚙
 二曰死地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解
 他毒氣又還乖聞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
 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

合十

五

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弱發吟一曲水
 河紅焰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莖偈曰不是
 官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
 長五曰古今無聞偈曰一法原無萬法空箇
 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
 咲春風措舊隱與虎為隣席嘗乳四子月餘

措關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携其一還
 虎得彘曳至美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
 子怒以足跑地吼羣鳥皆鳴翔其上措即放
 還之其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受依山人事
 稀虎馴菴畔恠來遲寒寒石室塵埃滿不知
 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

岳間一覺睡忘却百年憂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
 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畧擢上第後厭塵境請
 于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
 至授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
 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鎮

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紫山雷主山兩明服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為祥為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

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燭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豈秀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床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合十曰恁麼則石鞞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熱睡鏡譜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則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

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初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

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寂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畧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出無踪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也神者
妙萬物而為言窅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擿去不測
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
師吞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
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
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
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
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
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
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
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知正道

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
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為垢此則未
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
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
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
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為目一陰一陽
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
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
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
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
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
自然曰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

至苦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為
 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
 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
 明之蓋虛無為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
 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
 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
 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
 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
 唯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
 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
 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
 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

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
 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
 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
 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
 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
 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
 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
 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
 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
 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卷地夜雨翻空可
 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

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
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為矢惺惺底築著
磁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
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

合十

禪牀下座

添

九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霧靄月華菴
畔栢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
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
師曰一任敲磚打瓦

或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
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
西蜀叅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

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
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兩
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
師曰一恁踪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
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
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第一九六册

佛印元禪師法嗣

蘇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挫辱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床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

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叅

蘇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譚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焰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合十

蘇

十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秖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呀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願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

噲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洪州翠岳廣化惠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荒田不揀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廢師曰量才補職示衆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

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玉老師夜來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下座

饒州密岳淨土德溥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巖境師曰芙蓉頭上清風起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兩露增前野老歌云向上宗乘如何指

示師曰新教調古曲那箇是知音

南康軍雲居山仲和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處分明僧云夜來松竹起清風吹散白雲三兩片師曰且莫磕著露柱僧禮拜歸衆師噓噓

廬山同安崇勝幼宗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

合十

十一

曰拄杖子是體擊禪床一下曰這箇是用直得高低普見遠近皆聞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分不分良久曰柳標橫挑華藏界維摩掌上未為多下座

袁州龍興居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自從達磨分派後萬派都歸是

一家云學人未曉請師直指師曰集雲峰下
四藤條

廬山萬杉子章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
時清共唱太平歌如何是太平歌師曰雲盡
日月正雪消天地春云恁麼則雨灑千峰秀
風動萬年枝師曰星江水闊連天碧五老山

橫宇宙寬問師資未相見時如何師曰定光

金地遙招手云見後如何師曰尊卑定位

信州鷲湖山仁壽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鷲

湖境師曰一泓湖水春來綠數隻仙鷲天外

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聲來客坐山翠

上人衣乃曰疎和鼓問端當空一點欲醉難

而今大義重宣也剔起眉毛覲面看久立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
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
為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
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者若道得

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鷲頭

澆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蘗志目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
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
十九年說息潤禽魚十萬途經警悟人天這

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咬破不咬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噫蘇嚧唵喇娑

合十

十二

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為甚麼搗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甚麼下脚不得辭如天王賜與華屋維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聲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叅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柺子一邊青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福州白鹿山仲豫禪師開堂日間吞罷師乃曰設使言中辯的句裏藏機意思交馳並同流浪何故吾祖之道豈其然乎若是上根作者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洎滴不漏放行乃浪涌千江踞地全威辟立千仞得不英靈自己荷負宗門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且道衲僧有甚麼奇特良叟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下座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有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

第一九六冊

佛本源卷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維
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舜韶山山囑曰
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
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
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

合十

十三

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
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
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
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
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
至五鼓覺來方追念問見種種異相表裏通

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
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
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
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
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
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

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貌思
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
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
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

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
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
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
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
語嘿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
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於前也在與
則期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
之左右逢其源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通者柰
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
妙心傳於迦葉遠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
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
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

槌或持叉張弓輓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
吹毛或一嘿一言一吁一咲乃至種種方便
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譬
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
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
儒所謂念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
實在此門合十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
言嘿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
而意論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
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
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
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

一文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自知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

著此篇以論吾徒云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唱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

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

合十

十五

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啓幣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重恩得讚素志獨排羣抱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我僧乎僧乎盛服云乎我厭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加之院

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
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况我齒茂氣完正
在筋力為禮非徒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
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
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
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為人高簡律身精嚴名
卿巨公多所推尊武丙翰清臣牧金陵迎師
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
為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
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
倚杖又思惟為僧祇合居岳谷國士筵中甚
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泐然不牽世

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掛角上市
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即嘗與師為
方外交後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蔣
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瓶盃
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
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
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歸錦溪
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遊珎藏之冬不攤
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
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
旦率以為常九峯船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
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

幾人峯唯唯而笑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峯方
 飢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
 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
 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
 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
 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

合十

十六未

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
 四今靜矣然動靜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寶林殊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用明禪師僧問世尊三昧迦葉不
 知和尚三昧什麼人知師曰泥牛穿海去木
 馬透雲歸云恁麼則學人請益師曰未敢相

許僧無語師曰真箇

東山宗禪師法嗣

建州定峯晚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雲收千嶽翠云如何領會師曰雨洗
 百花鮮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曰江澄秋
 夜月風掃曉天霞云一句纒聞流通萬古師

曰汝作麼生會僧唱師便打

續傳燈錄卷第十

合十

